



##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 第八〇二五次会议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逐字记录

|     |                     |                   |
|-----|---------------------|-------------------|
| 主席: | 阿布拉塔先生 .....        | (埃及)              |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
|     | 中国 .....            | 吴海涛先生             |
|     | 埃塞俄比亚 .....         | 阿莱穆先生             |
|     | 法国 .....            | 盖冈夫人              |
|     | 意大利 .....           | 兰贝蒂尼先生            |
|     | 日本 .....            | 川村先生              |
|     | 哈萨克斯坦 .....         | 萨迪科夫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 内边贾先生             |
|     | 塞内加尔 .....          | 西斯先生              |
|     | 瑞典 .....            | Schoulgin-Nyoni女士 |
|     | 乌克兰 .....           | Mialkovskyi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希基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 西松女士              |
|     | 乌拉圭 .....           | 贝穆德斯先生            |

##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S/2017/64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2587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7/640)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塔宁先生在普里什蒂纳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芙罗拉·希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64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本季度的主要事件是科索沃提前举行大选,随后为组建新政府进行了长时间谈判、交易和讨价还价。我们今天开会之际,讨论仍在进行中。首先,请允许我就这一进程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提前举行选举的决定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致共识的破裂使执政联盟走到尽头;然而,

那些寻求更决定性多数的政党或许并没有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

其次,事实证明,过渡阶段非常具有挑战性。主要联盟无法实现绝对多数。一些党派的份额略有提高,而一贯的反对派则大有收获。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科索沃政治格局的形态发生了转变,这是多年来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或许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因素是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选民思想潮流的改变。对这些选民而言,就业、获得教育和经济机会、减少腐败和加强法治是他们最关心的。种族-民族主义言论在激励大多数选民采取行动上似乎不如以前有效。由于市政选举在10月举行,选举后的新政治环境显然影响到准备参加市政选举的所有政党。

第三,尽管准备时间和竞选活动时间都很短,但毫无疑问,选举大体而言是自由、公正和有竞争性的。正式的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团注意到这一点,同时也提到了更新投票清单和确保给予科索沃以外选民选举权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赞扬欧盟观察员小组和其他观察员在选举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希望突出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在北部市镇促进投票并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上发挥的作用。重要的是,各方对于选举结果没有重大争议。

总投票率为41%。虽然这与2014年的选举并没有很大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新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在科索沃各地有所不同,一些地区低于30%,而另一些地区在60%以上。在塞族地区,投票率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记录。我们应该铭记,科索沃塞族人已从抵制科索沃选举的立场转变为部分参与,继而是积极参与。

选举未给妇女参与带来变革的势头。尽管各政治实体遵守了选举法规定的性别配额,但是妇女在领导层中的代表席位依然有限。总理一职没有女性候选人,几乎无人被提及可能加入未来的内阁。妇

女在选举机构中的代表席位也依然很低，只占科索沃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的9%。

第四，也许令人最关切的问题是，选举进程本身在过去这三个月中耗尽了各机构的精力。事实上，机构职能上的真空妨碍了在一系列治理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在此期间，错过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机会，例如，错过了仍可通过欧洲稳定与结盟机制获得的资源。7月底，由于没有一个得到充分授权的政府来完成其审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其两年期资助安排的最后一笔款项。据科索沃中央银行称，过去这一年中的外国投资跌落近三分之二。最后一季度的政治不确定氛围与这些事实密不可分。

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该地区的另一个重要事态发展，即：塞尔维亚的武契奇总统倡议启动有关科索沃的内部对话，上周，我有机会与他和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在贝尔格莱德讨论了该事宜。7月24日，武契奇总统公开表示，要使塞尔维亚取得不断和可持续的进展，塞族人就应努力解决科索沃问题，避免把“这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下一代人。他还警告称，如果塞族人与阿族人之间的历史冲突得不到解决，那将是双方的共同失败，而这种努力需要一个“漫长、复杂并且常常是痛苦的过程。”科索沃外长霍扎伊对该声明表示欢迎，同时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也表示尊重该倡议，并重申，持久解决科索沃问题“符合各方利益”。

历史教导我们，寻求公平、艰难而且常常是痛苦的妥协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魄力。应该明确的是，如果我们想本着所有生活在西巴尔干地区的人的利益，实现持久的和平，各方均需要这样的领导魄力。我强调“该地区”，因为科索沃的和平与稳定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普里什蒂纳同贝尔格莱德关系的正常化彼此交织。众所周知，这些问题具有区域性，因此其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区域性的。

正如在秘书长报告（S/2017/640）中所概述的那样，由于贝尔格莱德或普里什蒂纳的各种政治进

程，以及四年多前达成的协定只得到部分执行，欧盟调解的对话进展缓慢。7月3日，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主持召开了塞尔维亚总统和科索沃总统之间的一次会议，以期推动该进程。如果有关长期利益的严肃谈判仍然是主旋律的话，那么随着普里什蒂纳政治态势的明朗化，对话可以尽快恢复，以便不只是执行迄今已达成的各项主要协定，而且本着双方的利益推进谈判。

在报告所述期间，还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召开了2017年西巴尔干首脑会议。这是在柏林进程中召开的第四届年度首脑会议，其本身旨在推进所有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该进程强调了最直接影响科索沃未来的各种问题所固有的区域性质。开发共同市场的可能性、拓展基础设施以及更好地处理各种区域范围问题与挑战均被列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上。

政治和解本身无法解决所有隔阂。必须伴之以社会和解，并在各级重建信任与合作。努力帮助增进各族裔之间的信任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我们不断探讨特派团如何能够在我们现有任务授权范围内更好地推动族裔间关系的改善。我们与政府、非政府以及国际伙伴一道开展这些工作。

显然，重建信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把不信任转变为共存并且最终真诚合作的长期过程。只要力所能及，我们就集中力量，在市镇和社区领导人与机构中倡导新的合作活动，支持那些精力充沛的当地行为体的工作。我愿强调最近的一些增进族裔间互信的举措。

6月底，我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一道，共同主持了日内瓦的一次国际会议，以提请世人再次关注科索沃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大量未决案件。这仍是社会和解的一个重大障碍。在此框架内，我们得以加大了失踪人员家属代表的介入与参与度，并且倡导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双方代表团做出更有力的承诺，呼吁国际社会、特

别是联合国加大支持力度，以查明仍下落不明的1658人的命运。

同样在6月份，我们特派团主办了首届联合国科索沃青年大会，140多位青年领导者与会，其中60%为女性，代表了科索沃各少数族裔。那次活动是与儿基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安组织、欧盟以及科索沃文化、青年和体育部密切合作的结果。它显示出科索沃民间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可取得的进展的美好图景。与会者在第2250(2015)号决议的基础上，制订了科索沃青年与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路线图，此外还讨论了增强年轻女性权能的问题，以协助科索沃当局正在制订之中的更广泛战略。

科索沃特派团继续与各市镇政府积极接触，我可以这样说，它们正在下大力气处理对其选民重要的各种问题。7月底，我们协助科索沃东南部10个市的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由该地区最大城市的市长主持。会议讨论了许多实际问题，包括经济合作以及激进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对该地区的特殊影响。我们将于今后数月在科索沃其它地区实施类似举措。我们加强社区间建立信任的努力目标非常实际，不只是依靠现有框架，而且还努力根据当地社区的特殊关切进行创新，建立新的框架。

科索沃一直在采取步骤，展现其对国际领域的司法和法治的承诺。经过一系列最后的法律步骤，包括批准其议事规则，7月5日，处理战后一些最困难、最痛苦的战后篇章的机制——专门分庭——在海牙开始运作。该分庭现在准备在所有科索沃相关机构的充分合作下接收卷宗和起诉书。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选举活动和选举后的不确定性之后，科索沃必须认真负责地向前迈进，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本着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与我们所有的伙伴互动协作，实现我们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塔宁先生向安理会所做的重要通报。

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口译由代表团提供）：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参与履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所承担的授权任务，并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对这一议题持续给予关注。

鉴于塞尔维亚特别重视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我谨指出，最近通过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的特派团预算以及秘书长关于增加预算的初步建议意义重大。此举表明，经过实事求是的评估，必须确保特派团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和财政能力，以便它能满足与执行其授权任务有关的各种需要。与此同时，加强科索沃特派团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表明联合国作为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最重要的国际存在的职责及作用的重要性。

考虑到科索沃特派团在建立和维持该省稳定方面长期发挥重大作用，而且该团需要在国际存在的其它部分重组后进行调整和加强，我预计这一趋势今后将继续下去。我深信并认为，这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确保特派团采取全面和更审慎的做法，评估和解决塞尔维亚族及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社区在实现其根本权利以及促进该省仍非常脆弱的安全和法治局势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鉴于其运作的敏感环境，特派团显然经常避免严词批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临时自治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特派团编写报告时的这种平衡做法，无助于各机构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立场。

在为科索沃特派团不受阻碍地执行任务以及支持欧洲联盟推动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做贡献方面，我谨强调，安全理事会继续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定期提交季度报告以及科索沃特派团在实地更加明显的存在，只会对增强塞尔维亚族和其他非阿尔巴尼亚族社区对布鲁塞尔对话启动的进程的信心及参与该进程的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总的来说，刚过去的报告期的一大特点是选举活动，因此秘书长报告（S/2017/640）的很大一部分专门涉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选举进程。在报告所述期间，塞尔维亚族群承受了压力，并遭到恐吓。这与该族群成员的安全遭受威胁密切相关，目的是为了分裂塞族投票团体。然而，我们面前的报告未充分涉及此类做法。尽管如此，我满意地注意到，塞族在这次选举中提名的候选人取得成功证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这是继续实施保护其利益的建设性政策的保障。

但是，普里什蒂纳机构的组建目前陷于僵局，使我们感到关切，特别是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能否继续进行对话感到关切。在这方面，“科索沃总理”候选人之一拉穆什·哈拉迪纳伊在从法国回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时发表的声明尤为令人担忧，他威胁说，在与“敌人塞尔维亚”对话时，“我们将以比以往恶劣得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以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司法机构在面对仇恨言论和余下的塞族人遭受族裔清洗威胁时不要保持沉默。本报告一如上次的报告（S/2017/387），提醒我们注意阿尔巴尼亚政治领导人就建立所谓的“大阿尔巴尼亚”所发表的煽动性言论。这些言论使和解进程和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受到威胁。

在普里什蒂纳采取不可接受的单方面行动，并附加条件和警告——如关于停止对话的决议以及把继续对话与被控对塞族人犯下滔天罪行者的命运联系起来——的同时，这些威胁试图加剧紧张局势，拖延履行根据已达成的协议应承担的义务。塞尔维亚欢迎国际社会支持重启对话的每一个呼吁，包括秘书长向双方发出的恢复对话和为该进程提供新动力的呼吁。然而，我不得不指出，这些呼吁相对而言模糊了普里什蒂纳方面的责任，而普里什蒂纳正是最初单方面中止对话的一方。

尽管面临诸多障碍和挑战，贝尔格莱德仍继续建设性、负责任和全力以赴地参与对话，以期在地

位中立的框架内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促进局势稳定，并为西巴尔干地区在加入欧洲联盟（欧盟）方面不受阻碍地取得进展创造条件。报告指出，在对话的技术方面以及——具体来说——实施电信协议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塞尔维亚方面再次表明愿意履行其承担的义务。但是，另一方仍然落在后面，拒绝执行建立塞族市镇联合体和司法机构的协议，尽管关于建立该联合体的协议是《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定》的核心，而且对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生存至为关键。

事实上，我在4年前就与哈希姆·萨奇一道签署了《布鲁塞尔协定》。在这4年里，我们并未把我们所商定的内容付诸实施，即组建塞族市镇联合体。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看到它实现呢？我知道总能找到100万个理由来避免履行已经承担的义务。但是，用4年时间来辩称不要这样做的理由耗时太长，还不如说，“我们不想执行《布鲁塞尔协定》”。这样，我期望安理会客观地看待这一局面，而不是以相对的方式来界定该局面——在此情况下，各方都被说成对不履行已商定的内容负有责任。塞尔维亚将履行《布鲁塞尔协定》中的所有规定。我是《协定》的签署人。

报告还指出，普里什蒂纳一再采取单方面行动，例如最近关于禁止使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政部协调局发出的塞尔维亚护照进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指示。在一再提出证据之后，这又一次证明，贝尔格莱德在对话中采取了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并执行了迄今达成的协议，而普里什蒂纳不断进行阻挠和缺乏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政治意愿。普里什蒂纳机构的这一立场是向安理会、欧洲联盟和国际社会发出的明确信号，显示它们必须对普里什蒂纳施加强大压力，促其履行它承担的义务，并最终确立最重要的关系正常化要素——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阻止在科索沃建立科索沃部队一事，显然表明普里什蒂纳在意国际社会的建议。

普里什蒂纳单方面中止对话和阿族政治领导人大放民族主义厥词，也是高级别对话在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缺乏进展的原因。最近在7月3日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总统和哈希姆·萨奇总统与欧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认为已经商定启动对话的新阶段，并且必须执行迄今达成的协议，使人对继续对话的可能性产生了希望。此外，我想补充一点，贝尔格莱德投入大量精力以确保对话取得成功，塔宁先生和秘书长报告也提到，由于塞族参与选举，塞族与普里什蒂纳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参与治理和行使权力。

我们想知道，既然选举已经完成，为什么还没有在科索沃成立政府。因此，在这方面塞族不是问题。这个问题源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极大政治不稳定。从塞尔维亚方面来看，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总理候选人关于塞族和塞尔维亚的各种声明，但塞尔维亚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由于政府仍然有待组成，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布鲁塞尔协定》所同意的一切事情再次被推迟。因此，我重申，自《布鲁塞尔协定》签署以来已经有四年了。

我必须再次强调，除非所有罪犯无一例外都受到审判，并且为自己一方的凶手所犯的战争罪承担责任，否则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尚未对冲突结束以来1000名塞族人被杀作出任何法律上有效的判决的事实表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司法机构无法执行这项任务。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受害者很难获得司法帮助，其证据就是：最近在克莱卡案中被起诉的所有人都被惊人地宣布无罪，科索沃宪法法院决定维护科索沃解放军（科军）德雷尼察集团前成员、科索沃民主党知名成员和Skenderaj /斯尔比察市长Sami Lushtaku的上诉并宣布他无罪，他最初在“德雷尼察1”战争罪案中因战争罪被判处12年监禁。

此外，通过宣布Lirim Jakupi（又称“纳粹指挥官”）无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司法机构再次表明，它是政客手中的工具。这种情况只不过再次

表明，他们无意停止掩盖和袒护科军恐怖组织成员在冲突期间，以大阿尔巴尼亚侵略和扩张事业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我还借此机会提醒安理会在斯塔洛戈拉科对塞尔维亚农民的野蛮屠杀，当时有14人（其中最小的刚满17岁）在18年前的1999年7月23日遭到残酷杀害。那一可恶罪行的凶手还没有被查明，而停止调查的决定从根本上消除了找到他们的任何可能性。

让我也提醒安理会成员，14年前，在2003年8月13日，塞尔维亚儿童在比斯特里察河上遭到枪击。Ivan Jovović和13岁的Pantelija Dakić遇害，另有4名儿童受重伤。无辜的儿童只因为是塞族人而被杀害，实行这一可怕屠杀是为了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所有剩余的塞族人发出他们不受欢迎的信号；告诉所有被逐出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人不要想返回；并且发出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完成族裔清洗的信息。使塞族青年血洒比斯特里察河的象征意义，是抹去塞族在其先辈土地上存在和生存的一切痕迹。此外，没有人因这一可怕罪行而被起诉或审判。

真正民主政体的依据是一个社会放弃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独立的司法机构必须发挥关键作用。然而，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司法机构一再表明，它是掌握在首先应受法网严惩的人手中的工具。然而，只要准军事部族领导人和犯罪卡特尔的主顾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城镇和村庄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其社会的民主化和多民族化将只是一纸空文。不论肇事者和受害者是谁，共同的欧洲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放弃犯罪遗产的基础上。无论受害者的名字是Adem、Ivan、Ramush还是Pantelija，只有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把杀手称为杀手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共同的欧洲未来。

关于无罪释放恐怖分子和可怕罪行之凶手的决定所发出的信息是，不可能为所谓科军的恐怖行径的塞族和阿族受害者伸张正义，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是可有可无的。同时，这明显证明国际社会没有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社会。除了上述无罪释放之外，秘书长的报告十分重

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司法机构的众多系统性缺陷，以及它无力挑战和战胜科军前领导层的政治实力。

让我回顾，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在最近访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后发表的备忘录中也强调，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冲突结束18年后，数千人继续等待伸张正义，现在是创造条件的时候了，以便有效审判战犯、便利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和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这种说法证明了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机构远远不符合独立司法机构的标准，无法以可信和公正的方式审判对非阿族人所犯的战争罪。

鉴于为审判战争罪而设立的专门分庭现已全面投入运作，而且没有法律障碍阻碍起诉，我期待所有涉嫌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的塞族人和其他非阿族人犯下战争罪的人，将受到可信的起诉，证人将得到法庭的适当保护。塞尔维亚随时准备提供所有必要的文件和证据，证明科军成员无数次强奸、酷刑和屠杀的残暴行为。

塞尔维亚充分致力于维护和平。其主要关切在于保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居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可持续返回创造条件。令人遗憾的是，出于族裔动机针对塞族人的袭击愈演愈烈，例如最近对Dragiša Milovi和Oliver Ivanovi的车辆进行纵火，这些袭击阻碍了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大批回返。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仇恨言论以及科索沃机构未能对非阿族社区面临的众多安全和倡议问题做出系统的回应，致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这些原因反映了缺乏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创造安全和可持续共同生活创造条件的真正意愿。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2107年上半年的数据记录表明，只有218名少数族裔成员自愿返回，这一结果是事与愿违的。很明显，警方未将出于种族动机的犯罪归类为此种犯罪，也没有系统地监测当地情况，同时国际体制上存在对塞族人的歧视，都导致返回者人数没有增加。这些歧视的表现形式是任意逮捕、出于族裔动机的限制措施以及持续侵犯基本权利。

因此，我们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团长组织活动，其目的是与市政当局和社区代表建立联系，以保护社区权利，促进和解，建立族裔间信心，以及确保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工作持续进行。我建议在今后报告中更多关注科索沃梅托希亚境内非阿族社区，尤其是最弱智群体、返回者、族裔间社区和混合社区所面对的广泛和普遍的人权威胁的问题，这些社区遭受着无休止的恐吓活动。

我的发言也呼吁加强方案活动，最大限度地扩展各种项目，建立信心，改善现状。极为重要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必须充分执行任务，包括实施法治、人权、族裔间和解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这些领域挑战重重，这不仅体现在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的季度报告中，也体现在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的上述备忘录中及其去年二月访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备忘录中。专员在报告中尤其表示严重关切的是，在冲突结束18年后，族裔隔离界线以及阻碍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愿返回的障碍依然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有关行为体都必须再次作出承诺，要积极努力为他们的返回创造条件，他们的返回从长远角度看应该是不受阻碍并且可持续的。毫无疑问，这是科索沃特派团任务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保护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文化和宗教遗产方面，也存在体制层面的侵权现象。在这方面，我要回顾欧洲联盟特别代表的公开谴责，当时他还呼吁科索沃当局尊重法治，执行科威特宪法法院的判决，即Visoki Dečani修道院对周围24公顷土地享有所有权。秘书长的报告陈述了多次违反法律、无视司法机构及其决定、拒绝与国际社会的代表合作以及侵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及其信徒权利的行为。民间社会组织对于针对普里兹伦历史中心特别保护区的违法行为表示关切。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特派团广泛报告称，塞族文化和宗教遗迹持续遭受掠夺、毁坏、焚烧或毁灭，包括对许多东正教墓地的破坏和亵渎。我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加紧努力，为这

些遗迹提供实体和法律保护。因此，普里什蒂纳表示打算重新提交加入教科文组织的请求，这至少是难以理解的。

我想指出，这些单方面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第1244（1999）号决议，而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目前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普里什蒂纳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努力对继续进行这一对话存在负面影响。最近一例是科索沃请求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这不能解释为它在努力提高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能力，并为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而创造结构性先决条件，特别是因为已经能够通过科索沃特派团联络处获得这一能力。此外，科索沃特派团内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部门。普里什蒂纳只是利用这一请求，又一次通过对国际组织工作的滥用和政治化来促进其单方面宣布的独立。

总而言之，我想说，在对话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表明，除了对话之外别无它选。这些结果还表明，需要加强调解领导，才能确保迄今达成的协议得到执行。要履行在最高一级开始新阶段对话并为对话带来新动力的承诺，需要双方真正决心努力达成一个妥协办法。迄今为止，普里什蒂纳仍没有这样的决心。还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以避免将协议误解为某一方的失败。

塞尔维亚坚定致力于进行旨在促进区域稳定的对话。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对话应以针对所有未决问题的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为基础，而且不得影响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未来地位，并充分尊重第1244（1999）号决议。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严肃和可靠的做法——一个勇敢、现实以及具有前瞻性的做法，一个范例就是武契奇总统倡议发起关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全全国性对话。

最后，我预计奇塔库女士会提供资料来记录关于灭绝种族、族裔清洗和她谈论的其他一切事项的故事，因此，为避免稍后需要对她作出回复，我要向秘书长和特别代表塔宁提出请求，在未来的报

告中，切勿忘记被迫害和流放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公民。他们不再提及这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自1999年以来，18年后，只有1.9%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了科索沃。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曾被流放，但没有人再提及这个事实。他们并不是那里的殖民者，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众所周知，塞尔维亚第一个首都普里兹伦便位于那里。我们的所有遗迹都受联合国的保护。我对奇塔库女士说，现在不可以笑，但如果她可以证明那里有任何一处遗迹是她的，那么我就不再嘲笑她。那里有受到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四处遗迹可以追溯到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Visoki Dečani修道院、佩奇教区、Ljevi圣母教堂和Gračanica修道院。

塞族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1991年后，二十多万塞族人遭到流放和迫害。难道安理会成员认为我们不应该再提这件事吗？安理会成员是否认为仅仅因为流放实际上已经发生，所以就合法化了？还会有人提到塞族人需要返回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吗？主席先生，如果你不相信我，或者如果你认为我在说谎，我会告诉你，统计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奇塔库女士说，有人犯了族裔清洗和灭绝种族罪，那就意味着阿族人比以前更少了，因为他们是灭绝种族和族裔清洗的受害者。

然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塞族人对自己的人民实施种族灭绝和族裔清洗。根据1981年人口普查，在铁托而非米洛舍维奇领导时期，普里什蒂纳有塞族人口达43 875，到2011年，根据希塔库女士自己汇编的人口普查，仅剩430人。其余43 000塞族人哪去了？三十年内，普里什蒂纳的塞族人口减少了一百倍。这是否意味着对阿族人实行了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被清洗和灭绝的是塞族人还是阿族人？

1981年，乌罗舍瓦茨有塞族人18 285人。根据今天在座的希塔库女士和她所代表的当局，现在仅剩32人，减少了600倍。1981年，佩奇有17 000个塞族人和黑山人；根据希塔库女士的人口普查，现在只有332人。1981年，Dajkovce有1 898个塞族人，现

在只有17人。著名的普里什蒂纳-尼什公路横跨的波杜耶沃紧靠与塞尔维亚的行政分界线，当地曾经有2 242名塞族人，现在只有12名塞族人，减少了200倍。我的出生地普里兹伦镇，十四世纪曾为塞尔维亚首府。1981年有11 651个塞族人，到2011年人口普查仅剩231人，现在只有27人，不是27 000人，等于减少了400多倍。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对阿族人施虐犯罪的人应该受到起诉，但不要说是他们是种族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根据上述数据，这项暴行的主要受害者是塞族人。那些塞族人现在在哪里？因为他们被迫流亡离开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我们就应该忘记他们，在安理会上永不再提？难道对安理会来说，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历史仅始于其宣布独立之日？因此，我要求安理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顾及上述所有事实。

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塞尔维亚不反对与普里什蒂纳对话，但反对单方面行动。即使现在，普里什蒂纳代表会提出应终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他们的发言将作为科索沃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在安理会分发。联合国承认科索沃了？尽管如此，尽管上述种种，我们愿意参与对话。但他们会说，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如果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为何出席安理会会议？

我也要告诫所有要求承认科索沃的国家，请它们牢记这事关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它们所幸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两个问题很严肃，不容庸俗论之。我们希望达成持久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办法，但阿族和塞族两族人民的正当利益必须得到尊重。

如果有人来到这里，在未经其所在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从今天起有一个新的国家，那将被认为违反国际法及该国国家权力。非常清楚，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必须顾及双方的权利和利益。

科索沃问题与人民自决权无关。希塔库女士不是科索沃人，她是阿尔巴尼亚人。不存在所谓科

索沃人民。自决权是给与无国籍人民的权利。她的人民即阿尔巴尼亚人民有自己的国家。这一问题涉及一个曾经生活在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境内的少数民族单方面宣布成立新国家。我们愿意讨论一切事实，但不能接受他们说没有什么可与我们讨论的。倘若如此，请不要对塞尔维亚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可以组成科索沃政府，没有人阻止。人们可见，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的塞族人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谨感谢安理会听取我的发言。我本想预先申明这一点，因为我完全知道希塔库女士将在通报中提到的内容，因为这是她谈论的全部内容，即人道主义灾难、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刚才，我概述了对塞尔维亚人民实施了数十年的政策的后果。不要遗忘这一点，因为塞族人不是作为殖民国代表来到科索沃的，他们在这块领土上生活已有数百年。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今天在座的任何会员国，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轻率地要求他国承认科索沃。这是对塞尔维亚的侮辱。塞尔维亚是一个小国，肯定不会威胁他人或强人所难，但我们要求得到尊重，因为塞尔维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曾在二战后与联合王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其他会员国一道创立联合国，不像有的国家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结盟。我们依然致力于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原则。我指的不是用武力和暴力，而是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已经踏上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但双方必须相互尊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塔库女士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每个在这里和安理会会面，但我想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在这里。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244（1999）号决议，目的是解决科索沃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并让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可怕的战争和种族清洗之后安全自由地返回家园。如果我

们再次读一下第1244（1999）号决议，就会感到困惑，因为它谈到了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前南斯拉夫。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最初设定期限为12个月。然而，它不仅持续运作12个月以上，而且时至18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因第1244（1999）号决议而召集会议，顺便说一下，该决议并未要求秘书长必须每三个月就特派团提出报告。因此，让我们真正行动起来，结束科索沃特派团。自1999年以来，时代发生了变化。科索沃今天是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科索沃特派团绝对没有必要存在，因为除了一些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的自发倡议之外，科索沃特派团已没有任何作用或功能。仅就预算而言，自2009年以来，已经花费了4亿多美元来维持一个其任务期限在几年前就已结束的特派团。让我们想想目前世界各地的千百万难民——6500万，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之最。我相信科索沃特派团的数百万资源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将纳税人的钱用于重复而又不合理的项目，实属遗憾。科索沃特派团不是缩小预算和归还资金，而是一直在为科索沃租用的一座建筑物出资建造永久性太阳能电池板。会员国应该对在这个会议厅讨论多次的问题采取行动——在各个层面上裁减特派团，并使其结束。

此外，在世界各个大陆面临严峻挑战和危机的时刻，我们仍然继续来到纽约，占用安全理事会的宝贵时间，只是因为我们的北方邻国坚持要求上演一场荒谬的游戏。就在上个月，西巴尔干半岛的领导人在的里雅斯特会晤，讨论我们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今天，科索沃是柏林进程的论坛和会议上的一个平等成员。当我们在柏林、维也纳或巴黎开会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作为两个国家，平等坐在同一张桌前。当塞尔维亚看到我们的旗帜彼此相邻，并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问题是为什么塞尔维亚在这个论坛上坚持不对称。为什么这种差别被容忍，而这种滥用做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造成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形象？事实上，让我们试着猜测一下，如果没有今天的会

议，明天会发生什么。答案是 - 什么也不会发生。对此，我知道。贝尔格莱德的同事也知道。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看来，安理会需要关注解决联合国在其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的真正挑战和问题，而此时此刻，我们来到此处，烦扰安理会举行毫无意义的辩论，这样做不仅不必要，而且不负责任。

同时，科索沃于6月11日举行了自独立以来第三次民主选举。这些选举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举行的最成功、最有竞争力、最和平的选举。塞族社区的投票率特别高。国际观察员指出，科索沃的议会选举符合最高的国际标准，科索沃北部除外，当地的塞族领导人经常受到来自塞尔维亚国本身的压力和威胁。

如同所有民主国家一样，在选举之后，我们正在组建一个政府。此时此刻，议会正在召集组建会议，以达到选举其各机构以及随后选举政府本身所需的法定人数。尽管科索沃各政党有明显的分歧和不同意见，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可以放心。我们的稳定与结盟协定已经生效，加入欧洲联盟的道路已经铺平，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启动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进程。

在这方面，科索沃各机构一直与我们的伙伴一起共同努力，完成把我们的安全部队转化成武装力量的进程。太久以来，在安全方面我们一直是坐享其成。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了，不仅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履行我们的主权职责，也要为区域和国际安全基础设施作出贡献。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没有边界，要求我们大家肩并肩共同努力。科索沃不能袖手旁观，沉默不语。我们想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作出贡献。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副总统彭斯两周前在波德戈里察举行的《亚得里亚宪章》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他表达了美国对科索沃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支持。

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竭尽全力说服我们的塞族公民，科索沃的军队也是他们的军队，绝对没有什

么可怕的。我很高兴地通知安理会，我们已经开始收获我们努力的成果。7月7日，科索沃安全部队为61名新学员组织了毕业典礼——58名科索沃塞族人，3名科索沃黑山人。今天，他们是在安全部队所有单位服役的现役成员。所以我们将与塞族公民交谈，解决他们的疑虑，与此同时，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个过程拥有否决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得不处理我们北方邻居的非常强硬和不具有建设性的态度。

塞尔维亚非但没有推动关系正常化，反而在不同的区域和国际论坛上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这种做法包括拒不执行其他各项布鲁塞尔协议，其中部分协议完全拒绝执行，例如关于能源、正义和承认文凭的协议。对于其他一些协议则是在执行的不同阶段进行阻挠，例如关于地籍、拆除民防设施、修复米特罗维察大桥、修复北米特罗维察主要大街以及彻底撤销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平行机构。破坏活动仍在继续，令人最为担忧的是塞尔维亚的两面派做法，他们一方面佯装执行各项协议，同时却继续支持其在科索沃的平行机构，包括科索沃北部和其他地区的非法市镇委员会。我向安理会保证，科索沃方面将履行在布鲁塞尔达成的所有协议，并将根据我们宪法法院的建议，建立塞族市镇协会。

我们一直在谈论关系正常化，但正常化不可能是单方面的。正常化与和解不能以牺牲真相和正义为代价。塞尔维亚最新的可耻行为之一是禁止科索沃前总统阿蒂费特·亚希亚加前往塞尔维亚，参加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旨在促进两国对话的活动。亚希亚加女士打算出席一本内载1998—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遭受酷刑和强奸的妇女证词的书籍的促销会。

承认在科索沃犯下的战争罪真相是两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唯一途径。前总统亚希亚加不能在贝尔格莱德宣读她的演说稿，所以，我想在这里宣读其中的一部分。

“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不仅仅是酷刑和虐待，它们讲述的是最惨无人道的酷刑的故事，是将强奸作为战争工具的故事，讲的是有人试图掩盖、隐藏和埋没的真相。多年来，在我国不同地区，我遇到了数百名战争期间性暴力的幸存者。我耐心、仔细地听了她们讲述的故事；我为那些需要我与她们一道哭泣的人而流泪哭泣，为那些需要我坚强的人而保持坚强。我听了来自德雷尼察地区一名妇女的故事，她曾连续六个多月被塞族准军事组织人员轮奸。我曾和贾科维察的一个妇女交谈，她被强奸时，身体遭严重割伤。前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强奸受害者的孩子，这个受害者死后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正义。

“我十分希望你能读这本书，与你的朋友和家人分享，要求你的政府惩办肇事者，并呼吁同邻居和解。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将我们被历史所劫持。如果不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就永远无法找到安宁。这是实现持久和平、睦邻关系、下一代享有稳定前途的先决条件。我们两国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让它成为和解与和平的未来”。

今天，任何审判、任何指控、任何声明都改变不了历史。科索沃战争发生之时，整个世界都有目共睹，安理会也是如此。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国际社会决定采取行动。任何重写历史记录的努力都将失败。科索沃解放军不是恐怖组织。它是近期历史上最成功的解放运动。Sami Lushtaku和Ramush Haradinaj没有到贝尔格莱德去作战。他们是在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进行战斗，为的是保护平民，解放民族。如果人们宣扬那些虚假的说法，就很难想象他们能真诚地看待历史。

塞尔维亚需要正视自己的过去，这不仅是因为科索沃，科索沃现在已经走上自己的道路——我们已经自由，我们已经独立，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而是为了他们的儿童及其未来。剥夺科索沃公民作为国家而存在的权利，仅仅因为我是阿尔巴尼亚人，我以前听到过这种观念。实际上，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行动，要将我们从科索沃驱逐出境，因为我们

是阿族人。这是否意味着我必须到阿尔巴尼亚去生活？

科索沃属于其全体公民——阿族人、塞族人、黑山人、罗姆人、土耳其人、波斯尼亚人。它属于我们所有人，没有人可以再告诉我，仅仅因为我是阿族人，我就不配住在那里。我们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我相信，安理会在这里开会不是要听一堂历史课，但如果安理会成员在暑假期间造访科索沃的话，我请各位成员找一本讲述这个问题的书籍。专业人士和学者撰写了很多这样的书籍，讲述巴尔干地区阿族人的故事。

过去几天，塞尔维亚发生了一场新的辩论，这场辩论是塞尔维亚总统发起的，呼吁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要求达成妥协。我要指出，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就是一种妥协。阿赫蒂萨里总统的建议是一个困难而痛苦的妥协。现在突然之间，难道妥协成为我们的立场了吗？这站不住脚。重新提出按族裔划线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对于整个区域是危险的。如果我们拒不接受在本国，在各自边界内实行多文化和族裔多样化，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计划在欧洲联盟，更不用说在日趋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世界生存并共存呢？

请允许我响亮而清楚地说出来——科索沃及其独立并不是一项临时计划。科索沃将存在下去，永远存在下去。正常化与和解无法通过分治和征服来实现。这次辩论会对如今的科索沃是不公的。科索沃已经成为年轻人每天在许多领域表现出卓越才能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不提及这一点，那我就失败了。就在上个月，来自科索沃的六名青少年——来自名为Bonevet的制作空间的3名女童和3名男童在Gjakova制作了一辆电动车，这是欧洲第一辆由青少年制作的电动车。这个体现聪明才智的突出例证不仅使我们为我们的青年感到自豪，而且也让这些青少年感到自豪。他们通过其创新活动教育着我们所有人，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周围和环境。

科索沃最大的文化活动——Dokufest——上周在美丽的普里兹伦市举行。尽管科索沃由于条件所限，多年来没有电影学校，但科索沃却发展和主办了名列世界十大的国际纪录片及电影节。Dokufest逐年扩大，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不仅与来自本区域，而且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制片人与艺术家合作。它将科索沃置于其所属的位置——世界舞台。正如今年Dokufest的口号所表明的那样，科索沃人的未来并未消亡，它依然生龙活虎，科索沃的未来属于其所有公民：阿族人、塞族人和其他人。不幸的是，本会议厅被滥用来宣传言论，在我们国家的民众间煽动仇恨。

的确，一些塞族人在战后离开科索沃。塞族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但是，在这里展示根本不正确的数字是不对的。塞族人没有大量参加人口普查的唯一原因是塞尔维亚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人口普查。贝尔格莱德政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要求塞族人不参加人口普查。我们有人口普查数据，但我们同意这些数据需要修改。我们也有选举资料。谁代表科索沃的塞族人投票？这与应有数字不符。光是在上一次选举中，科索沃境内就有大约7万名塞族人投票，而这还仅仅是在北部。所以，拜托各位，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吧。来科索沃看看，你们将会看到这次辩论会没有反映科索沃的真实情况。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舒尔金-尼奥尼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今天的全面通报。我还要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及奇塔库大使在安理会的发言。

自从将近二十年前的冲突结束以来，科索沃取得了明确和不可否认的进步。然而，建设和平和繁荣的社会需要各国政治领导人以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国际社会时常保持警惕并作出坚定不移的承诺。

尽管我们对6月份提前举行的选举期间某些塞族人占多数的城镇发生的事件感到遗憾，我们欣见选举在科索沃大多数地区和平举行并真正具有竞争性。我们现在期待着议会组织会议的完成和政府的组建。新政府需要迅速开始实施必要的改革，为居住在科索沃的民众谋取利益。

瑞典期待着继续与科索沃开展双边发展合作，并为科索沃在民主、人权、法治，以及男女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政治支持。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人民正共同在欧洲联盟（欧盟）内部寻求未来。为此，关系正常化至为关键。区域合作与睦邻关系对西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平、繁荣至关重要。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需要重新接触并振兴由欧盟主持的对话。双方必须执行协议中各自应承担的部分，尤其是消除塞族人占多数地区的平行结构以及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城镇设立协会/社团。至关重要的是地位问题不妨碍科索沃走上欧洲道路，也不妨碍科索沃加入国际组织。

在正常化进程的框架内，妇女的参与是促进可持续和包容各方的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7/640）指出，妇女署与专门检察官办公室共同组织了一次专家会议，讨论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问题。瑞典欢迎在秘书长的下一份报告中列入关于这些事项的报告以及按性别并列的数据。

联合国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为我们目前的局面作出了宝贵贡献。然而，当前的挑战必须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框架内，包括与欧盟法治科索沃特派团共同加以处理。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希望听到塔宁先生在是否可能进一步缩减特派团的结构、规模和任务，以及是否可能将报告和通报时间段从三个月调整到六个月方面的看法。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感谢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的发言，并注意到弗洛拉·奇塔库女士所作发言。

正如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那样，乌拉圭主张严格遵守领土完整原则，主张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并将其作为解决科索沃局势的法律依据。

我要首先确认7月3日由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召开的高级别正式会议的重要性，以及双方领导人的承诺，这是重启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由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举行选举而不得已暂停的对话进程的第一步。我们鼓励科索沃领导人作出建设性的努力，推动当局的任命。我们还突出强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性和必须遵守已在国际层面作出的承诺。

关于秘书长报告（S/2017/640）所述期间早期发生的紧张局势和事件，我们再次重申反对一切好战言论、煽动仇恨、破坏稳定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等行为。另一方面，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阿列克桑达尔·维奇奇总统发起的科索沃问题内部对话。区域领导人寻求缔结有益协定方面的工作对于双方社区都会有帮助。

乌拉圭认为，推动实现和解、尊重少数族裔和帮助他们适当融入社会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深感关切的是，由于塞尔维亚内政部协调局签发的护照得不到承认，塞尔维亚-科索沃公民在科索沃获得文件方面也遭遇困难，导致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此外，我们欢迎在普里什蒂纳建立一个失踪人员资源中心，此举可惠及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我们赞扬在联科特派团和高级专员办事处主持下举办的活动，以提高对这一紧急问题的意识。我们敦促在国内流离失所者重返进程、维护和解政策以及对特别是在圣地的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尊重等方面开展协作。

联科特派团正以促进安全、稳定和对人权尊重等方式在该地区开展重要工作。我们赞扬联合国

人员、欧洲联盟（欧盟）、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驻科索沃部队为此而开展的努力，它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与联科特派团协作。我们突出强调，他们根据第2250（2015）号决议开展了年轻人方面的工作，召开了第一次科索沃青年大会——这促进了和解和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与联合国妇女署、儿童基金会等其他实体共同进行的一般性项目。我们还赞赏各实地组织开展工作，为科索沃的进步和该区域各社区间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最后，我们确认秘书长在发言中表达了联合国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遭受铅中毒的居民的痛苦的深切悲痛。我们欢迎建立一个信托基金，负责执行社区援助项目，主要是在北部和南部米特罗维察和Leposavić/Leposaviq，这将令罗姆族、阿什卡利族和埃及社区受益。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塔宁特别代表介绍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活动的最新情况。

我还要对达契奇部长和奇塔库大使参加今天这里的会议表示赞赏。

我们祝贺科索沃于6月份举行了成功的民主选举。国际观察员证实，该次选举是自由、公正且和平的，只是偶有发生与选民参与有关的违规行为。这清楚地表明科索沃在民主方面已走向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科索沃塞族人为主体的市镇选民踊跃参加投票，凸显出使科索沃塞族人融入科索沃民主进程取得的进展。

美国赞赏联合国过去二十年的努力，帮助科索沃建立坚持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各族裔民主机构。我们也赞赏并支持欧洲联盟（欧盟）作为布鲁塞尔对话协调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吁请贝尔格莱德及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继续采取必要步骤，重振这些会谈，全面落实对话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选举结束后，科索沃领导人现在必须毫不拖延地合作组建政府。

美国愿与科索沃新当选代表一道制定我们的共同议程，包括通过以下方式推动科索沃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通过欧盟主导的对话进程实现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解决科索沃与黑山的边界问题，实现到欧盟旅行免签证；实施加强民主治理和法治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以及促成和平稳定多族裔的科索沃。在我们与科索沃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有关当地机构伙伴合作时，我们欣见，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科索沃公民展现出其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伙伴一道应对余留挑战的能力。

科索沃特派团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个成功故事，但正如我们曾在安理厅指出的那样，该特派团早已失去存在的理由。鉴于科索沃多年来不断取得稳定持续的进展且逐渐成熟，美国重申其不断的呼吁，即请安全理事会缩编并终止该特派团。我们早应采取这一步骤。作为第一步，报告期应延至每六个月或更长时间。我们还建议秘书长在下一份报告中提供一份评估，说明可以在哪些方面减少预算和工作人员，重点放在减少冗余，因为科索沃政府早已展现出其明显的执政水平和能力。

鉴于我们有责任确保所有联合国特派团可针对实地局势作出及时应对，安理会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科索沃，承认科索沃的显著进步和发展。当我们看到世界其他地区更迫切需要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难以证明继续支持该特派团的合理性。很清楚的是，我们已经实现我们在科索沃的目标，现在是结束科索沃特派团的时候了。

最后，我们申明支持科索沃努力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和平的多族裔民主国家，我们继续大力支持国际社会充分承认科索沃，也支持科索沃成为包括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在内所有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我们鼓励尚未加入已经承认科索沃为一个独立国家的11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列的联合国会员国这样去做。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

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大使就科索沃最新事态发展的全面通报。显然，塔宁大使和老同事们面临重大挑战；但是，我必须说，这是一项非常值得履行的职责。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阁下出席今天的会议。我感谢他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分别做的显然充满感情与激情的发言。我们尊重他们两位。我们认为，正因为各种问题并不轻松，所以才需要科索沃特派团。

我们对该问题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且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和平友好地解决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所有未决问题。我们还欢迎当前欧洲联盟（欧盟）努力推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在欧盟高级代表的主持下，双方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非正式会议，并承诺努力开启对话的新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从秘书长报告（S/2017/640）中了解到，欧盟调解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进展有限。尤其是就欧盟调解达成的协定的一些关键规定、除其它外包括在科索沃设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的协会/共同体等方面缺乏进展，依然令人关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双方再次展开对话，为该进程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希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新的领导人将本着一种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这样做，以期通过和平手段处理各种未决问题与分歧。

这需要双方避免可导致族裔失谐的言行，努力创造有利于对话的信任与信心氛围。特别代表塔宁说，政治和解必须伴随社会和解，并在各级重建信任与合作，他是对的。这是真正合作的基础。在这方面，尊重彼此的遗产当然极为重要。这方面如果失败，那将是致命的——就副总理充满激情所阐述的人口问题方面的关切而言，情况尤其如此。我们认为，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埃塞俄比亚完全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为执行其任务授权所开展的工作。特派团与市政当局和社区代表接触，以支持保护各族裔权利的工作，促进族裔间和解与建立信任，这值得赞扬。它通过加大青年参与以支持族裔间合作，努力推动科索沃的和解也令人鼓舞，而科索沃当局努力落实旨在通过青年与妇女的参与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与激进化的措施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推动政治对话，加强族裔和解，并且确保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我们还肯定欧洲联盟在科索沃相关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并赞扬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在科索沃法治与安全领域做出的宝贵贡献。

最后，我愿表示，当双方表现出政治意愿与决心时，科索沃和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才会得到最终保证。在这方面，我们再次鼓励双方继续致力于对话与谈判，以期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大使的通报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

意大利已重申它将投入力量，为西巴尔干的稳定作贡献。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支持这些国家走其选择的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道路。7月12日在意大利担任柏林进程主席期间于的里雅斯特召开的首脑会议成果见证了我们融入欧洲的优先重视，并鼓励西巴尔干各国始终如一地落实本国的改革议程，从而增进区域合作，作为其朝着融入欧洲目标迈出的一个决定性辅助步骤。

我们坚信，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是该前景中的一个根本要素，是整个地区持久稳定与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石。在此背景下，我们欣见，7月3日，在得到我们全力支持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的主持下，武契奇总统和萨奇总统举行了会晤。我们还

注意到塞尔维亚总统就该问题进行的内部对话，并期待其发展。我们敦促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尽其最大努力以振兴对话，首先是执行业已缔结的各项协定。我特别回顾有关设立塞族人占多数市镇的协会/共同体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该问题。

我们欢迎科索沃6月份举行选举，根据欧洲联盟选举观察团的评估，选举期间未出现重大事件，并且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对竞选期间在某些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发生的事件感到遗憾。现在必须紧急组建一个稳固的政府，以推动欧盟调解的对话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且采纳对于科索沃至关重要的包括在金融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法治等方面的政策优先事项。我们呼吁各政治行为体尽自己的努力，以实现这个目标，迅速完成议会的组织会议，任命一名新的执行人，并推动建立其与新反对派之间的建设性互动。

我愿强调巩固法治、司法以及打击腐败的重要性——意大利准备分享其在该领域的经验。专门分庭达到运作能力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现在，重要的是，它要得到各方的充分合作，并完成其各项任务。同样，保护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以及尊重人权对于和解和防止激进化至关重要。我们赞赏当局努力维护这些权利，并鼓励其加倍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还欢迎秘书长倡议帮助那些由于迁至科索沃北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而遭受铅中毒影响的社区。

友谊与团结的双边纽带把我们与该地区连接在一起，此外，意大利继续对我们盛赞的科索沃特派团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工作给予长期支持，我国仍是驻科索沃部队的一个主要派遣国，最近该部队的负责人由一名意大利籍指挥官接任。

考虑到这一点，请允许我强调，秘书长已记录了普里什蒂纳多年来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我们也清楚前进之路，并认识到需要为克服不断演变的挑战做出努力。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与其它国际行为体协调，依照对维和行动的广泛审

查，评估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以期根据该国目前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期待这方面的建议。此外，我们对延长秘书长的报告期，使之更符合实地局势的发展持开放态度。

最后，我重申，我们致力于协助科索沃和西巴尔干国家巩固机构，加快发展，并加强区域合作，从而向加入欧洲联盟方向迈进，这是它们实现长期稳定的真正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必须停止发表煽动性言论，此种言论不合时宜。现在该是展望和建设未来的时候了。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塞内加尔代表团谨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清楚地介绍秘书长的报告（S/2017/640）。我们谨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对他予以全力支持。我们还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希塔库大使，我们刚刚听取了他们的发言。

塞内加尔谨赞扬6月11日顺利举行立法选举，这次选举期间未发生重大事件或违规行为。我们还要借此机会祝贺所有使这一成功成为可能的地方和国际利益攸关方。不过，在选举之后，我们不能不对妇女的代表性偏低表示遗憾，刚提交给我们的报告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还希望目前在组成新的执政多数派方面的困难将迅速得到解决。

欧洲联盟推动的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对话进展有限，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关切。因此，我们鼓励各方相应地加倍努力，并欢迎欧洲联盟在这方面持续做出努力，特别是7月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由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组织的高级别会议。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充分关注。在这方面，我谨谈谈失踪人员问题，这必须成为一个紧迫的优先事项，需要双方领导人展现政治意愿，以便对已等待很长时间的家人作出回复。我国代表团还谨赞扬在该国境内

进行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工作。此外，我们认为，在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框架内开展的活动巩固了捍卫和促进法治和人权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方面的成就，值得称道。该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已延至2018年6月14日。此外，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在青年能力建设、促进和解、过渡期司法、人权和支持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正常化等方面开展活动。

除了鼓励对话外，塞内加尔还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采取更多步骤实现和平与发展，尤其要把全面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作为重点。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旨在通过保护文化遗产加强社区一级信任的联合计划，我们建议加强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

最后，我国代表团再次对秘书长特别代表兼科索沃特派团团长表示祝贺，并重申对他的全力支持。我们还谨赞扬驻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当然还有欧洲联盟本身所做的建设性工作，因为它们都是致力于建设性地参与促进科索沃和平与进步的利益攸关方。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也认真听取了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安理会第1244（1995）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各方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做的努力。当前，科索沃地区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但仍面临不少复杂难解的深层次问题。中方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保持接触，努力推动对话进入新阶段。希望双方继续坚

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尽早恢复高级别政治对话，不断落实业已达成的各项协议，逐步增进互信，为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分歧积累有利条件。

科索沃各民族实现和解，和谐共处，符合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科索沃及本地区国家发展繁荣的需要。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始终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切实保护科索沃各族裔的合法权益，避免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论，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坚持推动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

中方支持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在塔宁特别代表的领导下，根据相关授权履职尽责，与各方开展建设性合作。希望联科团、欧盟法治团、驻科部队密切协作，为推动逐步改善科索沃局势，早日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Mialkovskyi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它清楚地概述了科索沃在提前举行立法选举后面临的政治挑战，以及与科索沃居民的稳定和福祉相关的若干问题。我也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乌克兰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团体无法就职位分配达成协议，而这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必要前提，科索沃的政治局势仍然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这种僵局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势，可能破坏旨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我们呼吁科索沃领导人团结起来，证明他们愿意迎接经济发展、解决能源局势、加强法治、与塞尔维亚的关系等眼前和长期的挑战。

乌克兰还希望新政府当局优先执行在欧洲联盟主导下的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框架下缔结的协定，包括关于建立塞族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定。我们鼓励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表现出责任感，并重新进行建设性对话，争取在双边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这对双方来

说，但首先对于科索沃居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主义或分裂言论对该地区没有任何好处。

乌克兰欢迎欧洲联盟促成的高级别对话的恢复和7月份由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主持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萨奇先生的会晤。我们希望将在短期内实施已达成协议，开启新的对话阶段，实现关系正常化与和解。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武契奇总统关于发起科索沃内部对话的倡议。我们希望该倡议很快将转化为切实的措施。

我们同意秘书长特别代表对科索沃各地暴力和亵渎事件的关切。这些罪行表明了加紧努力改善法治和执法的重要性。我们赞赏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和其他科索沃国际伙伴在加强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做的宝贵工作。我们还赞扬科索沃特派团与科索沃地方当局、民间社会、青年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接触，以促进社区间的合作，建立信任和促进社会和解。

特派团在处理保护人权、弱势群体和文化遗产问题以及与失踪人员和暴力极端主义有关的问题方面所提供的支持是必要和值得赞扬的。乌克兰相信，这些和其他重要任务应该继续是科索沃特派团的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们无保留地同其他人一道呼吁，开始重点讨论特派团的缩编问题和重新考虑安理会关于科索沃问题的定期通报的次数。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并感谢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大使。玻利维亚还感兴趣地听取了芙罗拉·希塔库女士的发言。

玻利维亚再次呼吁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包括充分尊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基于这一理解并根据该决议，玻利维亚认为，它在参加今天的会议时必须注重我将在发言中作出评论的以下几点：首先，各方有义务履行其在欧洲联盟赞助的对话框架内作出的承诺；第二，

科索沃特派团为减轻双方紧张局势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第三，让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家园；第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关于第一点，我们呼吁各方履行在欧洲联盟赞助的谈判中作出的承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作出努力，以期通过对话实现和平解决，同时尊重根据国际法进行谈判的必要性，以便达成促进该地区进步与稳定的解决方案。因此，玻利维亚敦促双方遵守4年前在《布鲁塞尔协定》中商定的关于建立塞族多数市镇协会/共同体的协议，其目的是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安全人权。我们认为，在履行该协议方面的进展，对于实现普里什蒂纳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和平解决是至关重要的。

玻利维亚珍视欧洲联盟的努力，并支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关于7月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倡议，那次会议导致双方达成协议，在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开始对话的新阶段，并确认执行已达成的协议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为了实现持久和平，必须作出这些努力，同时牢记，塞族和科索沃人可以通过避免使用好战或煽动性的言论，在解决分歧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认为，欧洲联盟赞助的对话，是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机会。这一进程需要各方坚定地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而不排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

第二，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及其与地方当局和科索沃社区代表的共同努力，以保护社区的权利，促进社区间和解，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便利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返回，包括根据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2250（2015）号决议，组织第一次联合国科索沃青年大会。玻利维亚尊重科索沃特派团按照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授权所开展的工作。我们鼓励各方继续共同努力，建立信任，维护斡旋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并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和平措施推动基于共识的旨在维护和平的解决方案，支持政治对话和尊重人权。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者，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宣布他决定设立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信托基金，以造福于因迁往科索沃北部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而遭受铅中毒之害的罗姆人、埃及人和阿什卡利社区。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科索沃省某些地区的行动继续被推迟。我们呼吁各方合作，共同努力协助这一进程，确保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园。

最后，关于科索沃特别法庭——科索沃专门法庭，我们认为这是有利于正义与和解的积极步骤，是科索沃挑战的关键部分。不管其地位如何，战争罪的责任人都应被绳之以法。让所有受害者满意地享有在真相、正义和补偿方面的权利，是一个道德义务。

**川村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的翔实通报和继续提供的服务。我还要感谢第一副总理达契奇和希塔库大使的发言。

日本赞扬6月11日在科索沃举行的大体上和平的立法会议选举。与此同时，我们正密切关注选举结束两个月之后，组建新政府的工作正在遭遇困难。科索沃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必须拟定促进创造就业机会和吸引外国投资的经济政策，此外还面临着外交政策问题，包括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和与黑山的边界划分。我们强烈希望，主要党派能够遵守必要的正当程序，在不久之后组建新政府。

然而，安全理事会没有必要每三个月就这些问题进行一次讨论。安理会已经详细阐明，需要根据实地局势调整任务授权，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的秘书长报告（S/2017/640）表明，科索沃的暴力风险远远低于我们议程上的其他区域，如中东和非洲。需要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审查，以评估哪些职能和任务可由科索沃特派团单独提供。我们必须解决科索沃特派团与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法治活动上可能出现重叠的问题，并考虑对

科索沃特派团人员进行可行的缩减。此外，通报周期早就应该进行调整。尽管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通报周期自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半年或更长的周期已经绰绰有余。

今后，科索沃阿族和塞族族群之间的和解以及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正常化，将是关键所在。日本适当注意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最近发表讲话，讨论了最终解决冲突、妥协的重要性和必须就科索沃问题开展内部对话等问题。

日本强烈希望，通过双方之间持续而认真的对话，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都不要发表挑衅性的族裔言论，并敦促科索沃的新政府促进和解与宽容，包括在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成立协会/共同体。日本还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配合科索沃专门分庭的活动。

最后，我们相信，科索沃将实现持久的经济发展。科索沃应当促进营建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进一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打击腐败。日本全力支持科索沃作出努力，并强烈希望该国在融入欧洲方面取得稳步进展。

**萨迪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就科索沃最近的事态发展作了详细的情况通报。我们还感谢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和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考虑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举行的选举，报告所述期间的活动非常活跃。最近的事件改变了双方的政治局势和格局。因此，我们鼓励加强建立信任措施，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措施。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作出努力，为举行和平、自由和民主的选举提供援助。我们希望10月举行的科索沃地方选举也能采用类似的程序。

我国代表团赞扬欧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

于7月3日在布鲁塞尔成功主办了一次双方之间的高级别会议。我们认为，会议的成果是有利的，因为双方领导人同意启动一个新的对话阶段，这可能非常有前景。在这方面，我们强烈建议双方就任何新的举措展开讨论，以便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

哈萨克斯坦呼吁双方遵守协定，并避免发表任何民族主义挑衅言论，同时把重点放在促进族群间和解与信任、法治和人权上。执行关于使用语言、保护弱势群体和文化遗产的法律，也同样极为重要。同时必须特别注意加强由儿基会支助的监察员办公室。

我们认识到在妇女署的支持下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执行关于青年、和平与安全的第2250（2015）号决议，并充分支持所有族裔的青年人值得称赞地参与促进和解。此外，我们相信只有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团体以及致力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青年充分参与，社会稳定才能实现。

因此，我们强调，迫切需要在科索沃进一步开展建设和平、预防冲突和调解。如果社会中最薄弱的环节都能各得其所，和平就能够实现。因此，我们呼吁改进卫生服务并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改善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非多数族群成员的状况。

最后，我们鼓励双方领导人及新一届政府克服狭隘的政治利益和族裔分歧，在履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承诺方面取得有效进展。为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科索沃当局、科索沃部队、欧洲联盟、欧安组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系统在实地开展密切合作，争取充分落实第1244（1999）号决议。

**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要欢迎奇塔库大使和达契奇外长回到安全理事会。

今天，与其他人一样，我将遵守第507号主席说明（S/2010/507）的指导，该说明鼓励安全理事会成员和非成员在五分钟内完成发言。

距安理会上一次开会讨论科索沃局势已经过去三个月了（见S/PV.7940）。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7/640）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是科索沃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6月，我们看到该国成功地举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尽管欧洲联盟的选举观察员注意到，在科索沃和该国的塞族地区存在一些针对选民的恐吓和暴力行为，但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绝大多数科索沃人都能和平地履行其民主义务。我们现在期待科索沃各方采取后续关键步骤，迅速组建政府。人民已经发出声音。他们现在期望政府能够着手进行治理、令各机构运作起来，并且让该国重新走上融入欧洲的道路。

至关重要的是，这意味着重新落实欧洲联盟的促进性对话。对话取得的进展对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来说绝对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这两个独立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唯一途径。地图上的界线已经确定；它们是固定的，不会改变。我们不应被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每季度在安理会中怒气冲冲、过于冗长的交锋分散注意力。真正重要的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建设性交流，例如上个月武契奇总统与萨奇总统之间的交流。

如果科索沃打算继续提高其在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在对话承诺方面取得进展也极为重要。我们将支持科索沃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虽然我们欣见我们在科索沃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之间发挥综合促进作用，但还是期待科索沃能在国际刑警组织中获得独立的成员地位，届时普里什蒂纳便可以直接回应各伙伴的请求，我们就可以一道应对国际犯罪行为构成的挑战。

自我们上次会议以来，另一个突出的情况是商定了联合国维和预算。在维持和平预算节省了6亿美元之时，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预算居然有了增加，而不是减少，这

似乎非同寻常。就安理会的优先事项而言，这一情况给国际社会发出了怎么样的信息？安理会能够在达尔富尔、南苏丹等许多地方的特派团节省经费，科索沃却能获得额外资金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这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考虑到科索沃局势已经十分和平与稳定，增加这笔经费尤其令人费解。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7/640）所表明，过去几个月来，科索沃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相对较少。科索沃部队最近的报告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其中指出科索沃的趋势越来越好。我们都肯定科索沃特派团多年来为科索沃做了重要工作。但是，现在是特派团缩减而不是扩大的时候了。有鉴于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今年的预算有了增加，尤其是在安理会前三次会议一再呼吁缩减该特派团之后出现了这一情况。

最后，我要表示赞同日本代表的意见，并重申联合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即安理会应该减少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我们议程上的问题在不断增加。作为安理会，我们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科索沃局势已经不再属于这一类别，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应该对此心存感谢。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并感谢他作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所作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塞尔维亚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大使奇塔库的发言。

与其他代表一样，我首先要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看到对安理会审议科索沃局势的时间表作一审查。目前安全理事会的工作量在不断增加，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就科索沃问题作季度通报，科索沃局势与安理会密切处理的各种危机不能相提并论。我们还认为，过去几年来，科索沃机构建设的情况趋势良好，因此，应该调整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重点，将其工作与科索沃境内的其他国际利益攸关方的工作进行协调。目前局势处于停滞状态，不尽人意，因为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有责任确保联合国

的努力充分适应实地的局势。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科索沃情况并非如此。

法国欣见科索沃最近在许多国际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和平地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该国努力建设和平议会和民主文化的另一个成功因素，也是独立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又一个例证。虽然选举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是透明与和平的，但由于某些地方出现违规行为，选举受到损害，这表明需要进一步改进选举制度。此外，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存在对科索沃塞族市镇某些候选人和选民进行恐吓和实施暴力的情况。

新政府一旦组建完毕，就应该立即恢复实施改革，这对科索沃的未来至关重要：还应该加强法治（这是融入欧洲的必要条件），实现经济发展，并全面实施欧洲改革议程。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未加入新政府的政党开展建设性的反对派参政，并采纳妥协的精神。过去几个月内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爆发关系紧张的事件之后，我们期望所有利益攸关方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作出更大努力，表现出责任感和克制力。民族主义言论的重新抬头，有时还包含带有族裔色彩的指称，会危及科索沃和塞族两族人民所渴望的稳定局面。

法国坚信，科索沃的未来不应该继续是安理会需要处理的优先事项，而应属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在欧洲联盟主持下进行政治对话的框架。欧洲联盟这方面的立场十分清楚。两国融入欧洲的条件是双方实现关系正常化。有鉴于此，他们必须在最高层面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和积极的承诺。除了简单地表明意向之外，我们还期望2013年和2015年达成的所有协议都尽快得到实施，其中包括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这是开展对话的关键要素。

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及其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自年初以来一直在进行的调解努力，我们希望7月3日萨奇总统和武契奇总统的会晤将真正重新恢复对话。我们敦促科索沃当局

和塞尔维亚当局加紧努力，争取今后几个月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果。各方都要采取建设性态度，不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挑衅，避免危及该地区的稳定。

最后，必须继续努力巩固科索沃的法治，这依然是一个优先事项。这也是欧洲的一项严格要求，我们支持这项要求，在加强行政能力、司法以及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还涉及打击一切形式的激进化，我们欢迎科索沃在这方面作出无条件的承诺，无论在当地还是作为打击达伊沙的国际联盟的一部分，都是如此。

**内本希亚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参加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出席今天的会议，并讲述他对科索沃局势的严重关切。我们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及其团队开展的工作，并感谢他们就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活动作了客观的通报。我们听到的评估表明，该地区仍然存在严重的重大问题，亟需得到解决，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当然，我们也仔细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今天，若干代表团对各种事件作了喜人的描述，但与我们的评估并不一致。如果得到允许，我将在安理会谈谈我们的评估意见。科索沃项目继续在揭示其脆弱的根基。有新的证据表明，由于科索沃爆发内部政治危机，当地不自然地建立的机构不能正常运作，因为6月11日特别议会选举的获胜者两个多月未能完成任何工作。普里什蒂纳的政界人物不用担心被追究责，他们似乎背离了在布鲁塞尔对话框架中作出的各项承诺。在科索沃建立一个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共同体之事早在2013年4月就已经达成一致，但这一根本性问题毫无进展。我们敦促欧洲联盟调解员加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确保科索沃塞族人和该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最终能够得到不可或缺的保障。

保护塞尔维亚宗教和文化遗产的问题与以往一样至关重要。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事实上，针对塞

族人的人身攻击仍在继续，针对其财产的纵火案时有发生，并有人企图阻止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同样令人严重关切的是，科索沃阿族当局正试图侵吞属于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的财产。此外，在确保信徒的权利方面，也存在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谨提请各位会员注意科索沃当局对教会财产采取非法行动的一些更为具体的案件。

例如，科索沃反贪局租用了一幢建筑，建筑所在地块属于普里什蒂纳唯一一个仍在使用的东正教教堂——圣尼古拉斯大教堂，但自2013年11月以来，反贪局便未曾付过租金。欠款总额现已达40万欧元，对于这笔欠款，作为债务人的反贪局并未计划偿还。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曾多次尝试向市政管理部门讨回公道，但都不了了之。向美国和欧洲联盟提出的申诉也都杳无音信。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正计划将该案提交法院，但鉴于司法制度方面的可悲状况，即便作出有利判决，也未必能执行。

我再举个例子。一个由多名国际法官组成的科索沃法院曾作出一项裁决，确认了Visoki Dečani修道院的财产权。顺便提一句，该修道院是教科文组织的一处世界遗产所在地。然而，市政当局不支持此项裁决，因为它显然违背了阿族人民的利益。科索沃当局一直无视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关于翻新多栋宗教建筑的请求，其中包括普里什蒂纳的救世主大教堂。科索沃阿族人正尝试对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实行经济封锁，并剥夺其财产和生活资料。这些措施证明，普里什蒂纳在该省建立一个多族裔社会的政策已告失败。

科索沃阿族当局正在对前往该省的塞族朝圣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设置各种障碍。不能继续无视这一状况。除其他外，在普里什蒂纳考虑再次申请加入教科文组织的背景下，科索沃司法部门的状况也令人感到遗憾。科索沃阿族法官正在不断取代司法部门的外族公务员，他们面临着政治压力，所作裁决往往会被上级机构推翻，或被驳回并要求开展进一步工作。工作进程也会被无理拖延。

此外，在维护法治和打击腐败方面，该省的状况也令人颇为担忧。科索沃阿族当局并不尊重关于塞尔维亚证件持有人行动自由的协定。普里什蒂纳认为这些证件，尤其是科索沃北部的一些塞族市镇颁发的证件，是无效的，因此禁止持这些证件在科索沃四处走动，并强迫人们获取科索沃共和国的身份证。

在对所谓科索沃解放军的各种虐待行径进行全面调查，以及不论其当前身份如何，将所有犯罪人绳之以法方面，进展一直相当缓慢。阻止设在海牙的专门分庭开展相关工作的所有法律障碍均已清除。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不久之后便会收到有关专门分庭初期工作具体成果的资料。

制止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在科索沃的蔓延仍事关重大。该省境内正被用于招募战斗人员，与极端分子在中东并肩作战，或是为在其他国家施行恐怖主义行为做准备。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西方伙伴在科索沃对俄罗斯采取对抗立场。北约代表敦促科索沃当局随时准备抗击“混合战争”，他们表示，俄罗斯为了扩大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显然正在开展“混合战争”。我们还能如何形容他们的挑衅言论呢？关于俄罗斯明显正在设法重新划定西巴尔干地区边界的声明，是荒诞、无耻的谎言，显然是在试图使我们与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相互对立。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1999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热战，但却没有人对此负责。

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指挥官丰戈少将在欧洲议会发言时曾经提到，和族裔间紧张关系、宗教极端主义及难民和移民问题一样，俄罗斯是科索沃正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和挑战。又没人能拿出这方面的任何具体证据。如今，在某些地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俄罗斯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这就是诽谤。长期以来，科索沃的驻科部队指挥部拒绝与俄罗斯代表进行接触。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近期已得到解决，因为俄罗斯代表被邀请前往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与驻科部队指挥部会面。这无疑就是就重要问题开展讨论的有效形式。

避免与来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人接触，有违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驻科部队任务授权。这一做法绝对不可接受。我们紧急呼吁停止诽谤俄罗斯及其外交政策，包括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政策。我们在该区域的政策仍然以尊重伙伴及其利益为基础。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在该区域全盘强加北约的逻辑，显然会使本已经脆弱的巴尔干局势更加不稳定。例如，黑山不顾本国人民的意见，加入了该联盟，他们甚至根本不屑征询国民的意见。马其顿花了两年多才克服了外国干涉造成的持久政治危机，但这无关俄罗斯，而是它们试图打压全体选民的愿望。

此次又是如此，尽管俄罗斯遭到指控，但它并未实施干涉行为。我们认为，这是在企图破坏俄罗斯与西巴尔干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之间有着数百年的友谊，我们与那里的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制推行北约的各项政策并试图将这些国家纳入该联盟，会导致巴尔干地区纷繁复杂的政治、族裔、宗教和族裔间问题进一步恶化，而这又很可能增加该区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我重新回到科索沃问题上。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提出对安全理事会每季度审议科索沃问题及其审议形式进行修订的问题。没有任何余地缩减联合国通过科索沃特派团在该省部署的存在。在科索沃事务中，联合国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根据仍完全有效的第1244（1999）号决议进行国际监测及处理局势正常化相关问题时，科索沃特派团仍然是最重要的手段。至于结束科索沃特派团的想法，我们谨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当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问题上作出决策时，若安全理事会仅以财政因素为指导，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上，这似乎暴露出了一种愿望，那就是丢弃一个能够客观反映该省真实情况的机构。我们决不能构建一个虚拟的现实，并试图对该省从塞尔维亚独立后便一味恶化的实际局势加以粉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请允许我表示，我诚挚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全面通报，向安理会介绍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7/640）。埃及重申，我们充分支持他履行任务，赞赏联合国在报告所述期间发挥关键作用，帮助科索沃建设机构。

我们也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芙罗拉·希塔库大使。我感谢他们的发言。

科索沃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态发展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直接影响。有鉴于此。埃及欣见科索沃机构按计划成功举行立法选举，并呼吁各政治行为体不加拖延地克服分歧，组建新政府，以便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推进改革议程，在报告所述期间经济、安全和法治建设领域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包括加快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科索沃投资环境。

我们对报告中提及普里什蒂纳-贝尔格莱德对话面临各种严重挑战表示关切。埃及认为，双方之间在欧洲联盟的协调下举行高级别对话，是和平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最适当论坛。我们促请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恢复对话。在此，我们欢迎武契奇总统和萨奇总统7月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欢迎两国总统申明不再拖延，立即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重要性。

我们也对仇恨、民族主义和族裔情绪上升表示关切。我们敦促双方避免发表煽动性言论，那只会加剧内部紧张和分裂。我们呼吁双方厉行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的单方面措施或步骤。

我们呼吁科索沃各方遵循对话和谅解的道路，力求在现有国家机构的框架内解决所有问题。

最后，鉴于我们重视巩固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我们谨再次重申国际社会努力，帮助普里什蒂纳和

贝尔格莱德克服分歧，达成公正、持久、双方均可接受的妥协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我们也鼓励他们加快融入欧洲机构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那将改善整个地区局势。

我现在继续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塞尔维亚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契奇先生**（以塞尔维亚语发言，口译由代表团提供）：如前所述，希塔库女士老调重弹，在发言中再次提出所谓对阿族人实行种族清洗的指控。她声称其所言无虚，仅提供具体和精确的数据。我认为，她侮辱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各国代表，因为她说开会只是装腔作势。安理会是否准备接受这种说法，我不得而知，而且没有什么反对的。我更担心其他问题，即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显然赞同科索沃的立场，认为需要最后结束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

对此如何解读？你说你们欲同塞尔维亚伙伴合作。你们是否认为，完成分离进程即可，现在又说无需再讨论这一问题？谁来回答我已经提出的一个问题？难道就没有人将在这里提及，受迫害的塞族人逾20万，其中仅1.9%得以返回？难道你认为我们应该永远不再提及这一事实？

1981年，当科索沃境内开始出现抗议，要求独立和建国时，我向安理会提交数据。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掌权的不是米洛舍维奇。那时普里什蒂纳境内有43 000个塞族人。这些塞族人现在在哪里？我还提到其他城镇。难道你就说，好了，他们已经不在那里，我们将不再开会讨论这一问题？

我提到的所有大国，其行为严重伤害塞族人民，因为塞族受害者和阿族受害者与所有其他受害者一样渴望正义。如果1999年至今有1000人死亡但却无人因此被控，那么塞族受难者也要寻求正义。毕竟，来自科索沃的签证申请41%被美国拒签，此乃官方资料。如果科索沃局势如同希塔库女士描述

的那么美好，为什么阿族人大批逃离科索沃前往欧洲？

关于政府，总统谈到和平及他的各种倡议。穆斯塔法先生也谈到在塞尔维亚中部三市实施的各种举措，并说他在不断接见来自科索沃东部的代表。那么，你想骗谁？今天在此你只代表你们自己，事实上，迫害科索沃境内成千上万塞族人的正是你们。当然，我指的并非希塔库女士个人。但是，没有必要假装所有这一切均从未发生。

希塔库女士称科索沃解放军是最成功的解放运动，但它在美国所列的恐怖组织名单上榜上有名。我只想对希塔库女士说，她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要记住，塞尔维亚正在偿还科索沃在南斯拉夫时期所欠的债务。为什么她对此避而不谈？为什么不说她不想让我们替他们偿还贷款？已经支付了数百万美元。在一件事情上，科索沃是塞尔维亚，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不是。

任何相信科索沃局势已得到解决的人都处于深度混乱之中。一名总理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另一名则赞成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统一。暂且不作更深入的讨论，任何人若认为宣布单方面分离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简单地承认一个国家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忘记了历史和过去一个世纪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切事情。法国和塞尔维亚是战略伙伴。我们签署了协议。在我们事先没有商量的情况下就作出这样的讲话，逻辑何在？

我不希望塞尔维亚的命运在任何国家重演。我希望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一定不会成为战争的起因。来自科索沃的大多数阿族人参与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战争。那里没有来自塞尔维亚的参与者。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么来自外界的人很难解释。

如果有人认为像今天这样的会议不应再举行，我促请他们作出这个决定。让他们提出建议。让他们提议撤销和推翻第1244（1999）号决议。有谁就此询问塞尔维亚？我们了解国际形势。我们清楚知

道，安全理事会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既然如此，我请某些成员不要侮辱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一个骄傲的国家，我们对联合国的建立和组建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像某些国家曾以鲜花来欢迎希特勒。我们在1941年3月27日结束了与他的协议，我敦促大家切莫忘记。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希塔库女士发言第二次发言。

**希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对占用安理会的时间再次表示诚挚的歉意，但有些话不得不说。

首先，我们感到十分自豪的是，在我们的政治景观中，我们没有米洛舍维奇的后代。我们有人，年轻的领导人，与米洛舍维奇和舍舍利进行过战斗，而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严重的罪犯。我们与某些人不同，我们为我们领导人的背景感到自豪。

第二，这里不是讨论族裔和国家公民身份以及他们如何相互交织的场所。这里也不是地方来讨论谁首先来到巴尔干地区，谁七世纪来到，他们来自何方，在那里又遇到谁。如果我们决定组织研讨会，我们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历史学家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可以争论，同意或不同意。我是阿尔巴尼亚族，是骄傲的科索沃公民，这些身份在我的身上和睦共存；相互并不排斥。

第三，科索沃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有了边界。在米洛舍维奇上台之前，我们是前南斯拉夫的联邦成员，我们的边界在我们宣布独立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

第四，我们的独立不是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物。我们的独立是南斯拉夫自愿解体的产物。不仅科索沃，还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所以没有分裂主义运动。

第五，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了漫长的谈判进程，前总

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提出了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建议。

第六，根据塞尔维亚的要求，国际法院作出了核实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合法性的裁决，而这一裁决是明确无误的。科索沃宣布独立属于其权利之内。那是以国际法院为依据，而不是以我为依据，我建议达契奇先生回去阅读一下，因为他显然已经忘记。

第七，科索沃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不是说科索沃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我们有很多问题。在法治、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为我们的所有公民创造更好的机会，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不是科索沃特有的挑战。西巴尔干半岛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这些挑战。坦率地说，在欧洲寻求庇护者方面，科索沃不再是前30个国家。塞尔维亚远远排在我们前面。这是否意味着塞尔维亚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不是。

就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而言，我会请安理会忍耐我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年选举的数字。在Novobërdë市，塞族选票有9,617张；在Shtërpcë，13,902张；在Ranillug，5,689张；在Partesh，4,664张；在Klllokot，5,689张；在Gracanicë，21,411张。在北方四市，有58138张此类选票。共有123,774张选票，大家都知道18岁以上的人投票。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么多选民，那么公民人数是多少？再次，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塞族人都是坏人，但这里引用的数字根本不是真的。

最后，我呼吁大家来访问科索沃，亲眼目睹科索沃现状。

下午1时散会。